



梅劍江湖



梁羽生 著

下



中山大學出版社
ZHONGSHAN UNIVERSITY PRESS



梁羽生作品集

52

梅

劍

江

湖

下

梁羽生 著

中山大学出版社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游剑江湖/梁羽生著.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12.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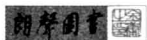
(梁羽生作品集)

ISBN 978-7-306-04388-7

I. ①游… II. ①梁… III. ①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300461号

广东省版权局版权合同登记图字: 19-2012-073号



本书版权由集锐传意有限公司授权广州市朗声图书有限公司在中国大陆(不包括香港、澳门、台湾地区)专有使用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敬告读者

为了维护读者、著作权人和出版发行者的合法权益,本书采用了新型数码防伪技术。正版图书的定价标示处及外包装盒上均贴有完好的防伪标签。刮开涂层,可见到一组数码,您可以通过三种途径查验真伪。

1. 拨全国免费电话4008813150,按语音提示从左到右依次输入18位数码并按#键结束。
2. 使用手机或小灵通将18位数码作为短讯内容发至13828823315。
3. 网上查询www.macs.com.cn。

读者如发现盗版图书,可向当地“扫黄打非”办公室、新闻出版局、工商管理部门、公安机关、技术监督部门举报,或直接与我们联系。

联系电话: 020-34297719 13570022400

我们对举报盗版、盗印、销售盗版图书等侵权行为的有功人员将予以重奖。

广州市朗声图书有限公司

目 录

四十七	红颜知己	833
四十八	路遇同门	859
四十九	黑衣老者	875
五十	仪醪楼上	887
五十一	扫荡妖邪	905
五十二	儿女情怀	925
五十三	敌人偷袭	941
五十四	宝刀未老	957
五十五	倾吐衷曲	975
五十六	糊涂受骗	991
五十七	清理门户	1009

五十八	白衣老者	1027
五十九	滇池风浪	1043
六 十	有情相会	1063
六十一	大理王府	1075
六十二	苍山血战	1093
六十三	大闹将军府	1111
六十四	归家歼仇	1129
六十五	心事迷茫	1149
六十六	咫尺天涯	1163
六十七	疑幻疑真	1185
六十八	死别生离	1209
六十九	弹铗狂歌	1225

四十七 红颜知己

共君此夜须沉醉。且由他，蛾眉谣诼，古今同忌。身世悠悠何足问，冷笑置之而已！寻思起，从头翻悔。一日心期千劫在，后身缘、恐结他生里。然诺重，君须记！

——纳兰性德

风摇芦叶，浪打蓼花；水泊烟笼，名湖雾覆。此时已是倦鸟投林、渔舟唱晚的时分了。一骑骏马，尚在沿着高邮湖北岸前行。

骑者是个虬须如戟的中年汉子，这个人正是江湖上著名的游侠缪长风。

他在王家和群豪分手之后，就骑王元通送给他的这匹青鬃马，追赶运棺北上的刘抗。第一天没有碰上，现在又将是第二个白天过去了。

扬州坐落长江和运河的交叉点，也正是高邮湖南流注入长江之处。从扬州北上，本来是走水路较为方便的，但刘抗因为运的是棺材，棺材里装的是假死的韩朋，韩朋服了尉迟炯的药丸，三天之后方能苏醒。倘若坐船的话，到时可不方便打开棺材，当着舟子将“死人”救活。而且走水路若遇意外，危险也大得多。是以刘抗选择了沿着高邮湖北上这一条已经少人行走的荒凉古道。而他的这个选择，也是早已告诉了缪长风的。

缪长风骑的是王元通特地挑选给他的骏马，走了两天，还没有追上刘抗，不觉颇为有点诧异了。刘抗坐的是两匹普通马匹拉的大车，自己驾驭。虽说有两匹马拉，但大车上载着沉重的棺材，按常理说缪长风走了第一天的一个下午和第二天一个整整的白天，是应

该可以追得上他的。

缪长风看看天，晚霞染红了鱼鳞似的云层，风很柔和，高邮湖波平如镜。心里想道：“看天色，今晚该是个有月亮的晚上，反正错过了宿头，就索性兼程赶夜路吧。”

主意打定，心情没有那么烦恼了。湖边芦苇高逾人头，他骑马驰过，时不时惊起几只藏在芦苇丛中的沙鸥。黄昏鸟鸣，分外觉得寂静。看那薄雾笼罩的湖面，宛似披上一层轻纱。无浪微风，湖水轻轻碰击岸边的声音，好似柔和的音乐。缪长风不知不觉地给这清幽的景色吸引了。

“这样清幽的景色，倘若有个知己并辔同行，那就更是人生乐事了。”缪长风心想。

这念头一起，不知不觉，就蓦地想起了云紫萝来了。

“白头如新，倾盖如故。”缪长风心里想道：“这两句前贤的话，当真说得不错。有的人相识了一辈子，头发都白了，还是并不知心，好像新相识的陌生人一样；但有的朋友道畔相逢，停下车来，交谈片刻，便是一见如故。（注：停车的时候，车盖倾侧，故曰倾盖。喻时间之短促也。）友情的深浅，原不是相识时日的长短所可衡量。我和孟元超、云紫萝的交情，可不正是这样？最初我不知道紫萝有所钟，对她曾有非分之想，她却是光明磊落，依然把我当作大哥看待，心无芥蒂。嗯，这份纯真的友情，岂是旁人所能懂得？唉，莫说一般的人谣诼纷纭，只怕孟元超也误解了我此际对紫萝的情感呢。”

“但也许是我误解也说不定。”缪长风想起了孟元超那既豪迈而又沉郁的性格，心中又再思量：“他要我去照顾紫萝，或许正因为他已经明白了我现在的心情，他把我当作一个可以推心置腹的朋友，才会重托我呢。我若然还以为他是要为我们撮合，恐怕反而是境界太低的世俗看法了。”

山抹微云，天粘衰草。白茫茫的湖水望不到尽头，密布湖滨的芦苇也好像遥接天际。快马驰过，芦苇迎风飒飒作响，但仍是只见宿鸟惊飞，看不见人的影子。

“怎的还是不见刘抗？”缪长风心里想道：“这次我来扬州给王

元通拜寿，总算是不虚此行。不但好友重逢，还结识了新的朋友。像孟元超和我一样，刘抗和我也可说得是倾盖如故了。听说他是山东中牟县人氏，后来才游学杭州的。可惜我还没有机会和他长谈，他原籍中牟，或许曾经见过我的师姐。”

风从湖面吹来，缪长风瞿然一省，喟然叹道：“三十年前的往事，就像眼前的高邮湖一样，被浓雾笼罩，模模糊糊的我都几乎记不清了。师姐已经死了多年，如今她墓前的野草，恐怕也高逾人头了吧？”

旧事尘封，记忆是早已模糊了。但师姐的音容笑貌，他一想起来，却还是历历如在目前。自己当年的心情，也突然间记起来了。缪长风这才忽地醒悟，不是记忆模糊，而是因为这许多年自己历尽沧桑，避免再去回想往事的缘故。

回忆的幔幕撕开，时光一下子倒流，回到了三十年前，那时他还只是十二三岁的孩子。

师姐是他师父最小的一个女儿，虽然是最小的一个女儿，但却比他年长四岁。他初入师门的时候，他的师姐已经是一个颇懂人事的少女了。还记得最初的一两年，他的武功还是他的师姐代父传授的。

由于一入师门，便受师姐照料，因此在同门之中，他和师姐也是最为亲近。旁人看来，他们二人就似同胞姐弟一般。过了两年，他的师父亲自教他了，他也还是和师姐形影不离，因为他已经习惯了一有空就找师姐。

童年的回忆是甜蜜而又有趣的，他不知不觉地想起了一件事情，他第一次和人家打架，就是为着师姐的。

那一天他找师姐和他上山去捉鸟儿，师姐在房里绣枕头，绣的是一对鸳鸯，第一只已经绣好了，第二只还差一只翅膀，师姐不肯陪他去玩，他又没有耐心看师姐绣花，闷闷不乐地跑回自己的书房。

一个年纪比他稍长的师兄平日妒忌师姐特别和他要好的，见他败兴而归，恶意地开他玩笑，他乡下的风俗，童养媳的年龄大都是比丈夫大的，那个师兄就取笑他，说他是癞蛤蟆要吃天鹅肉，想做

师姐的“小丈夫”。他一听就发了火，抓着师兄，狠狠地打了一架。

师兄给他打得面上一块乌青，他也给打破鼻子。最后师兄打不过他，冷笑着说道：“师姐明年就要嫁人啦，看你这小鬼还能老是缠着师姐？人家的丈夫不把你踢出大门才怪。”

为了这次打架的事情，他和师兄给师父重重地责罚一顿，可谁都不敢说出打架的原因。

想起这件“趣事”，他不觉暗暗好笑：“幸亏师父那时来到，否则我非和师兄再打一架不可。”

“为什么我给师兄取笑，就这样发火呢？听说师姐有了婆家，又接连几天闷闷不乐呢？”

他记得自己那年是十五岁，乡下的孩子，在这个年龄，对男女之情还是不怎么懂的。“当然不是为了男女之情，”他心里想道：“但纯粹是为了敬爱吗？却又似乎未必尽然。我和师姐在一起的时候就很快快乐，可并不畏惧她。或许这也是一种朦胧的爱慕吧？”

忽地他想起来了：“我为什么对云紫萝曾经那样倾心？啊，我明白了。因为她就像我当年的师姐。相像的不是面貌，而是她们有着相同的性格。聪明懂事，又有见识。可惜师姐已经死了，否则她若和云紫萝相识，一定也会成为好朋友的。”

那次打架过后第二年，他的师姐果然出阁，嫁的是山东中牟县一家姓武的人家，以后就没有见过面。师姐的丈夫是个反清志士，嫁过去后，在一次抗清战役之中，夫妻俩同时殉难。算起来也有十年了。

“十年来，我还未曾到过师姐坟前吊祭，但愿找得着刘抗，可以请他带我去找师姐的坟墓，了这心愿。”

天色渐渐黑了，一阵风迎面吹来，隐隐带来了辘辘的车声，打断了缪长风的回忆。

缪长风又喜又惊，这样晚了，荒凉的古道上何来车马之声？想当然定是运棺的刘抗了。

缪长风快马加鞭，赶上前去，果然看见了一辆两匹马拉的大车，在他前面的芦苇丛中跑出来。跑得不快，看来车上是载着

重物。

虽然缪长风料想定是刘抗无疑，但为了谨慎起见，他还是未敢叫出刘抗的名字。

车马的距离来得更近了，驾驭这辆马车的人虽然没有回过头来，他的背影却已是看得相当清楚了。

大大出乎缪长风意料之外，看这个人的背影，竟然不像刘抗！

缪长风大失所望，心里登时也起了疑：“这辆车子定有蹊跷，我好歹得看看车上载的是什么东西！”

快马从车旁驰过，缪长风装作莽汉，挥鞭赶马，一个不小心，挑开了挂在车前的布幔。

就在这电光石火之间，只听得“咔嚓”一声，缪长风的马鞭给人一刀削断。一个少女突然从车上跳下来。那辆马车也停下来了。驾车的是个壮健少年，看相貌他和这少女似是兄妹。那少女骂道：“你干吗欺侮人？”那少年则拦住他的马头。

车子的布幔挑开，里面的情形也看得见了，载的果然是一具棺材！

缪长风只好下马道歉：“对不住，我是无意碰着你们的车子的！”

那少年哼了一声道：“无意的？你是什么人？”

缪长风的马鞭给少女一刀削断，已知她的身手不弱，如今看这粗豪的少年，更分明是个会家子，缪长风的疑心越发重了，想道：“哪有这样的巧法！偏偏也是一辆运棺材的车子？难道这辆车子是他们从刘抗的手中夺来的？”

缪长风打定了主意，好歹也要查根问底，说道：“我是追赶一位朋友的。”

那少女道：“你的朋友是谁？”

缪长风笑道：“你盘问我，礼尚往来，我也得问问你，请问你们这具棺材里死的是什么人？”

那少年变了面色，喝道：“你问这个干吗？”

缪长风道：“实不相瞒，我的朋友也是运棺材的。”

那少年道：“你的朋友是不是姓刘的？”

缪长风喜道：“不错，正是刘抗。你认识他？这辆车子就是他的吧？”

此言一出，两兄妹都是勃然变色，那少女道：“哥哥，不必盘问他了，动手吧！”刷的一刀就斫过来。缪长风一个“移形易位”，反手夺她的刀，说道：“话都没说清楚，你怎么就动手了？”

那少年心里想道：“不错，这家伙是来追踪刘抗的，自必是鹰爪无疑。”一见妹妹的柳叶刀就要给他用空手入白刃的功夫夺去，迫切间无暇细思，长剑出鞘，立即便是一招“直指天南”，剑尖刺向了缪长风背心的“风府穴”。

缪长风喝道：“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快说实话，以免自误！”原来他也是有点怀疑，怀疑这两兄妹乃是鹰爪。

这对兄妹只知道有鹰爪追踪刘抗，可没想到追踪的人是刘抗的朋友。（因为刘抗曾经告诉他们，说是他的朋友都到王老镖头家里拜寿了。）

他们的本领比不上缪长风，一来认定了缪长风是鹰爪，只道缪长风要套问他们的来历；二来他们也不敢像缪长风这样分出精神说话。缪长风喝问之际，他们的一双柳叶刀，一柄青钢剑攻得越发紧了。

幸亏缪长风虽然有点怀疑，但也只是“一点”而已。他比这两兄妹当然老练得多，一方面固然怀疑他们是鹰爪，但也想到了另一种可能，说不定他们是刘抗的朋友，是以在没有弄清楚之前，缪长风决不施展杀手。

这两兄妹的武功却是非同泛泛，双刀盘旋，长剑飞舞，奇招妙着，竟然层出不穷。缪长风凭着一双肉掌应付，不觉亦是感到有点应付为难。

缪长风蓦地心头一动：“他们的刀法剑法怎的我好像似曾相识，但却又想不起是哪一家的招数？这小姑娘也好像是在哪里见过的，真是奇怪！”

疑心一起，缪长风倏地使出“弹指神通”的绝技，铮的一声，弹开了少年的长剑。这一招使得甚为冒险，拿捏时候，非得十分准确不可；所用的劲力，也必须恰到好处，否则便会伤了对方。

少年的长剑给缪长风出其不意地突然弹开，不由得骤吃一惊，随即也就感到奇怪了：“这人本领远胜于我，何故他竟然手下留情？”

心念未已，只见缪长风已是跃上马车，揭开了棺盖。原来他是要查看棺材里是否韩朋的尸体，他心里疑团甚多，但只有这个谜底是无须这两兄妹告诉他，他可以自己揭开的。

棺盖揭开，只见里面全是砖头，哪里有韩朋的尸体？

“咦，韩朋哪里去了？”心念方动，已是听到了背后金刃劈风之声。原来是那少女一足踏着车辕，使出滚刀仰攻的招数，双刀连环劈出，斫他的脚后跟。

缪长风一个弹腿倒蹬，居高临下，踢向少女面门，少女连忙一个“风点头”，左手短刀回护面门，右手长刀变招斜削。只听得“蓬”的一声，原来缪长风这一鸳鸯倒蹬腿乃是虚实并用的招数，用意并不在于踢伤这个少女。他迫使这少女短刀缩回之际，一撑车厢的板壁，身形已是如箭的向前窜出。

少女叫道：“哥哥，快动手呀！”那少年心里正在想道：“这人可是有点奇怪，他刚才为何不肯伤我？”听得妹妹的叫声，瞿然一省，心想不错，是敌是友，尚未分明，岂能轻忽。

缪长风早有准备，防他背腹夹攻，脚尖刚一点地，反手即拍出一掌。少女刚好从背后攻来，看他使出这招，不觉也是好生奇怪，心道：“怎的这厮竟然会使我外公的闭目换掌的大擒拿手法？”这套闭目换掌的大擒拿手，本是用来在黑夜中对付敌人的，现在缪长风头也不回，也就等于是闭上眼睛来对付她了。

缪长风察觉这少女的刀势一缓，知她心里已是起疑，迅即长掌捣出，化解了少年攻来的剑招。随着身形一转，好像料准少女要从哪个方位向他攻来一样，这一转身，恰好就迎上了这少女的双刀。

少女双刀合成一个环形，缪长风骈指如戟，倏地就从刀圈之中点进，叫道：“你这招长河落日圆使得不对，赶快变为达摩渡江，方能应付我这一招大漠孤烟直！”缪长风以指代剑，使的正是这少女家传的一招剑法，他的话还未说完，这少女早已是自然而然地变招斫出，使的正是缪长风所说的那招“达摩渡江”！

少女不由得失声叫道：“你怎么知道我这独门剑法？”原来她这独门剑法，乃是把剑法变化在刀法上的。兵器之中，刀主刚，剑主柔，能以双刀使出剑法的，武林中极其少有。如今缪长风不但识得她的独门剑法，还能“指点”她的后着，这少女焉能不大吃惊！

缪长风此时也是惊喜交集，急忙问道：“赵文绮是你的什么人？”他和这少女各问各的，这少女听了他的问话，更是大大吃惊了。

“你知道我的母亲，你是什么人？”

那少年突然叫道：“你是缪师叔吧？”

缪长风这才松了口气，笑道：“不错，我正是缪长风，你们的母亲是我师姐。”

少女收起双刀，连忙上前施礼，说道：“原来是缪师叔，怪不得你的闭目换掌功夫使得这样高明。我妈常常说起你的。”

缪长风笑道：“这套掌法，就是我初入师门之时，令堂替你们的外公教给我的。”

那少年说道：“不错，家母也曾经向我们说过此事。她说同门师兄弟之中，最聪明的就是缪师叔了。我们小时候，她把这套掌法教给我们，妹妹还好，我可是怎样也练不到家。”

少女笑道：“哥哥，你别在缪师叔的面前夸赞我。妈说缪师叔当年练这套掌法，不过一个月功夫，就青出于蓝了。我可是练了整整三个月呢。再说，爹爹所传的功夫，我可是远不及你。”

少年笑道：“咱们别互相标榜了，叫缪师叔听了笑话。”

少女说道：“不错，咱们是应该请缪师叔多加指点呢。缪师叔，我们十一二岁的时候，练这套掌法的，你当年练这套掌法大概也是这般年纪吧？你为什么会得这样快，一定有甚诀窍，可得教给我们。”

缪长风喟然叹道：“是呀，这已经是三十年前的事了。当年全是多亏了师姐悉心传授，我哪里有什么独到的心得。好啦，我还不知道你们的名字呢！”

少女笑道：“你瞧，我们多糊涂，说了老半天的话，名字都没

告诉你，我名叫武庄，哥哥名叫武端。”说至此处，忽地眼圈一红，笑容顿敛，接着说道：“缪师叔，我妈已经死了十年了，她是和爹爹同一天战死的。这件事情，缪师叔想必已经知道了吧？”

缪长风道：“消息我是早已知道了，还未知道详情。你爹娘是死在何人手里？”

武端说道：“爹爹有一位姓刘的好朋友，当时是和家父家母在一起的，据这位刘伯伯事后告诉我们，他们是遭遇了清廷高手的伏击，围攻家父家母的一共是三个人，一个是北宫望，一个是北宫望的师弟西门灼，还有一个是少林寺还俗的叛徒名叫沙弥远。据说北宫望就是因为那次杀了我们父母，论‘功’最大，后来才不断升官，一直做到了御林军的统领的。”

缪长风说道：“好，这三个人的名字我记下了。北宫望师兄弟我本来就要抓他们算账的，还有那个沙弥远，我将来也一定要找着他，为你们的父母报仇。现在该说到刘抗的事情了，这辆棺材的马车本来是他的吧？请你们告诉我这是怎么一事情。”

武端说道：“刘大哥是我们邻居，我刚才说的那位刘伯伯就是他的父亲。”

缪长风道：“啊，原来你们和刘抗乃是邻居，我若是早知道就好了。”

武庄说道：“缪师叔，原来你和刘大哥也是早就相识的，我却没有听得刘大哥说过呢。”

缪长风笑道：“我和刘抗是前几天才相识的，不过却是一见如故。我知道他是中牟县的人氏之后，本来想向他打听你家的消息，一直没有机会提起。”当下把自己怎样在酒楼和刘抗结识的经过，告诉他们兄妹。

武端说道：“妹妹对刘大哥比对我这个亲哥哥还好，她有什么事情都告诉刘大哥，刘大哥有什么事情也告诉她的。”

武庄脸上一红，说道：“乱嚼舌头，刘大哥对你不也是一样要好吗？”

缪长风笑道：“怪不得你们刚才见我查问刘抗，就大起疑心了。原来是因为刘抗从没提过有我这个新朋友的缘故。那么你们这

次是和他一起来扬州的吗？”

武庄噘着小嘴儿道：“我们本来要跟他一道来的，他不肯答应。”

武端笑道：“是呀。妹妹舍不得刘大哥，我只好陪她一起来趁热闹了。”

武庄说道：“你又胡说了。我只是不服气他不肯带我们趁这热闹。他不肯带我，难道我就不会自己来吗？”随着笑道：“不过结果还是没有赶上王老镖头家里这场热闹。”

缪长风道：“你们在途中碰上刘抗的？”

武庄说道：“没有这样巧。我们在途中碰上的是神偷快活张，他是爹爹生前的好朋友。缪师叔，你知道这个人吗？”

缪长风道：“我在北京曾经有一桩事情和他联过手的。我也知道他到了扬州。前天在王家祝寿，他的老搭档李麻子也曾到场，不过我这次却没有和他见过面。”

武庄说道：“他告诉我刘大哥运棺北上之事，他说已经发现了有鹰爪跟踪刘大哥，要我们设法帮他脱身。我们本来不是走这条路的，快活张带我们去找他，昨天晚上在青龙镇的一间小客栈找着他。”青龙镇是高邮湖畔的一个小镇，距离扬州约二百里，缪长风是今天早上经过这个小镇的，忙于赶路，并没进去打听。

武端接着说道：“当时时间迫切，我们也不能细问详情了。快活张给我们想出了这条李代桃僵之计，让我们冒充刘大哥替他赶这辆车子，引开追踪的鹰爪。他把韩朋从棺材搬出来，叫刘大哥背了伪作重病的韩朋，跟他到另一个地方藏躲。”

缪长风道：“他们去了何处，你可知道？”

武端说道：“是青龙镇数里之外的一个小村庄，村庄上有家人家是海砂帮的一个小头目。这个人是快活张的朋友。快活张的计划是到了那个人的家里之后，便即换乘海砂帮的船只，从水路避开鹰爪的追踪。”

缪长风道：“不错，这样比较安全多了。”武庄说道：“海砂帮是自己人么？”缪长风道：“海砂帮的帮主罗金鳌和小金川义军的首领已经成了盟友。这件事情，快活张业已知道，不过刘抗还未

知道。”

蓦地想起一事，缪长风问道：“快活张说是发现鹰爪追踪，昨晚那些鹰爪到了青龙镇没有？”

武端说道：“青龙镇只有一间客栈，并无可疑人物。快活张估计，鹰爪定是准备到荒僻的地方才动手的，他们只知跟踪这辆车，车子摆在客栈门前，快活张和刘大哥是施展轻功，从后门小巷悄悄溜走的，是以即使鹰爪昨晚已经到了青龙镇，料想他们也不会发觉。”

缪长风忽道：“恐怕有点不对了？”

武庄吃了一惊道：“什么不对？”

缪长风道：“你们今日有没有碰上追踪的鹰爪？”

武庄道：“没有呀！”

缪长风道：“是吧？你们没有碰上鹰爪，这就不对了！”

武端瞿然一省，说道：“缪师叔说得不错，的确是有点不对了。妹妹，你想，咱们今日整整一天，走过的地方，有好几处都是杳无人迹的险地，鹰爪为什么不在这些地方动手？”

武庄“啊呀”一声说道：“你是说鹰爪已经识破了咱们的李代桃僵之计，不上咱们这个当，又去追踪刘大哥了？”

缪长风道：“但愿不是如此。”言下之意，已是颇为担心。

话犹未了，忽听得马铃声响，暮霭苍茫之中，只见有三骑快马在远处芦苇中出现，正在向着他们这里跑来。

缪长风松了口气，说道：“好了，鹰爪终于来了。嘿嘿，这次我可要和他们见个真章了！”

武庄说道：“这几个鹰爪，缪师叔是认识他们的吗？”

缪长风道：“不错。他们就是那天和我在酒楼上赌酒的那些人，一个名叫伍宏，一个名叫魏庆，一个名叫西门虎。三人之中，只有魏庆武功较高，待会儿让我打发他们就行了。啊呀，不对，不对！”

武庄道：“什么不对？啊呀，真的不对，这三个人好像不是一伙的！”话犹未了，只见缪长风一跃上马，叫道：“前面两个是朋友，后面那个是敌人。我去拒敌，你们救人！”

原来来的这三个人，大出缪长风意料之外。只有一个西门虎是他认识的，其他两个都是陌生人，而且好像受了重伤的样子，伏在马上。一看就知道是西门虎正要追杀他们的了。

西门虎突然在这荒僻的地方发现了缪长风，这一惊端的非同小可。那日他在酒楼上曾经见过缪长风的本领，情知决计不是他的对手，三十六着走为上着，拨转马头便逃。

缪长风心头也是卜通通地跳，想道：“伍宏、魏庆、西门虎这三个人当中，西门虎武功最弱，如今只见他一个人追来，其他两个人哪里去了？”要知若是他意料中那三个人全都来了的话，刘抗的行踪可以断定十九未曾给他们发现，如今武功最强的魏庆、伍宏没见来，那就很难说了。

缪长风急于捉住敌人，查明真相，一声大喝：“哪里跑？”立即掏出三枚铜钱，以“流星赶月”的手法向西门虎打去，同时催马疾追。

西门虎骑术颇精，一个镫里藏身，避开一枚钱镖，第二枚铜钱卜地打着马鞍。西门虎藏身马腹，双足勾着马鞍。他避开了两枚钱镖，第三枚却避不开了，刚好打着他倒吊下来的脑袋。可惜距离在百步之外，否则已是脑袋开花。但虽然如此，这一枚铜钱亦已是打得他满天星斗，脑痛如裂。

缪长风的马快，转眼之间，双方的距离已在三十步之内了。西门虎人急智生，忽地滚下马来，纵身一跃，跳进了高邮湖。

那两骑马跑到武氏兄妹跟前，为首的一个年轻人叫道：“可是武公子吗？”武端说道：“不错，我正是刘抗大哥的朋友武端，你是——”

话犹未了，只见那两个人已是滚下马来。原来他们受伤甚重，一知道了业已碰上他们要找的人，这口气一松，已是支持不住，晕过去了。

缪长风略通水性，水战却非所长。听得武家兄妹在背后惊叫之声，心里想道：“这厮着了我一枚钱镖，潜水纵能逃生，这苦头也够他吃了。”于是不管西门虎的死活，先回去救人。

缪长风给这两个人推血过宫，过了一会，年轻的汉子先醒过